

卷首语

权臣，是一个中性词语，他们既可以忠臣，名臣，也可以是所谓的奸臣。

奸可忠也，忠可奸也。忠奸之辨，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取得、运用、巩固权力及围绕权力的思想目的如何？

晏婴、霍光、曹操、司马懿、杨素、史弥远、张居正等权臣，毕生追逐权力，与“权”共舞，稳操胜券。他们明智而老辣，把权力的“宝鉴”抓在手中，在千难万险之中保持正面映照。

伍员、吴起、商鞅、张仪等权臣，深得君主的宠信，在“宝鉴”的正面看到了自己的美好形象，进而大肆炫耀，不料却惹恼了等待即位的太子。太子即位，一巴掌把他们打到“宝鉴”的反面，他们在霎那之间就看到并遭到了毁灭。

管仲、公孙弘、王猛、房玄龄、姚崇、刘秉忠、姚广孝，分别遇上了齐桓公、汉武帝、苻坚、唐太宗、唐玄宗、元世祖、明成祖，他们臣贤君明，配合默契，相得益彰，彼此都把正面形象留给了对方，也留给了历史。

田文、吕不韦、荀彧、李德裕、司马光、王安石等权臣，个个精明强干、屡创辉煌，并有幸在“宝鉴”的正面一睹这种辉煌，但他们碰上了强劲的对手，冤家路窄，“宝鉴”的正面被打碎，他们不同程度地见到了反面，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。

崔杼、晁错、主父偃、张汤、杨爽、高拱、鳌拜，则属于另一种类型。他们眼见别人手持“宝鉴”自我欣赏，便心手俱痒地想取而代之，伺机出击，打垮对手，夺得了“宝鉴”。正当他们在镜前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新权臣又无法地制，将他们“斩落马下”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权力的角斗场上暗道纵横，杀机四伏，防不胜防。

从未当权执政的文人可以潇洒地宣称“功成不受爵，长揖扫田庐”，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是不会轻易放弃权力的，他们为私为公都要与权力周旋，直至生命结束。

在权力的舞池中，他们舞技高超，堪称“舞王”。然而曲终人散之后，其结果又如何呢？

第一章

三朝宰辅

王导

少有识量，气宇轩昂，才智过人。西晋末年，五胡乱华。后来为东晋元帝的司马睿时为琅琊王，居建康。王导知天下已乱，积极投靠司马睿，揽贤俊，以邀人心。以垂衣拱手之黄老思想，力求政务清静，户口殷实。明帝、成帝时权倾朝野，号为仲父，出将入相，官至太傅，史称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。王门大族，世代簪缨，享余荫直至唐末黄巢起义时期，可谓立德有为，立功有道。

1. 缔造东晋

王导，字茂宏，出身门阀士族，其实为西晋时期琅玕地区一大望族。祖父王览官任光禄大夫，父亲王裁位居镇军司马，皆为权倾朝野的知名人物。

王导少年时便风流倜傥，识量清远，素有雅名。14岁时，他去见堂兄王敦，正巧王敦的好朋友陈留郡（今河南开封陈留县）张公在座，他素以清高识人闻名。张公见王导相貌清秀，举止不凡，奇怪他小小年纪竟会有如此风度，便对王敦说道：“此儿容貌志气，将相之器也。”王敦听后，连连点头，以后对他更加看重。

王敦，字仲仁，汝南相王俊之子，王导堂兄。王敦为人强勇，聪慧捷达，弱冠之年便踏入仕途，初任职司空府，后迁太子舍人、尚书郎，朝中大臣都称赞他年少有为。王导对他十分尊崇，二人关系亲密，经常在一起，相互抬举。

王导成人后，袭祖爵即丘子。后来又在司空刘瓛的荐引下，历任东阁祭酒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郎等职。在此其间，他结识了琅玕王司马睿，二人志同道合，以致关系日密。王导辞去官职，随司马睿出镇下邳（今江苏睢宁西北下邳县），并奉司马睿之请官任安东司马，在司马睿帐下出谋划策，深得宠信。这一切都为王导日后能够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这一时期，正值西晋末年，中原混战，北方百姓纷纷南渡，到长江以南地区谋求一线生路；北方的士族门阀势力也相继南迁，出现了“中州士女（士族地主）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”的局面，即中原地区十分之六七的人口都逃往江南。司马睿素有大志，见天下大乱，西晋颓势已成定局，便决定南迁，重兴大业。

司马睿南迁之后，出镇建康（今南京），随他而来的北方士族大户约有百家，称为侨姓士族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。但是，当地土著的南方士族，又称吴姓士族，势力也很强大。他们家世殷富，家学渊远，自视清高，傲睨一切。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誉满大江南北的纪瞻、顾荣等人，更是狂傲不羁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当地的土著士族和平民百姓，根本不把威振江北的琅玕王放在眼中，更谈不上听命于他了。对此状况，司马睿十分恼火，一时又想不出好的办法，初来江南，根基未稳，不能施以武力镇压，况且以后还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才能建立新的政权。无奈，只有求教王导，最后决定依靠王氏家族的威势压倒南方士族的嚣张气焰。

王导正在策划如何行动时，恰逢王敦过江朝拜琅玕王，王导便对他说道：“琅玕王虽然品德高尚，为人宽厚，但威望却不高。为兄你的威名已经播扬四海，振荡江南，如果有你的拥戴，江南士族一定会望风顺服。”于是，王敦留下来和王导共辅司马睿。

初春三月，桃红柳绿，鸟雀啁鸣，建康城内一片春意浓浓。纪瞻、顾荣等好友相约，夹杂在踏青游春的人流中，信步慢行。一路之上，吟诗弄文，饮酒畅谈，悠然得意，胜似闲庭信步。一行人，个个俊逸潇洒，尽显风流体态，引得行人频频回首。

突然间，笔直的官路上一顶大轿缓缓而行，迎面走来，轿子装饰得十分华丽，轿中端坐一人，气派非凡。纪瞻、顾荣尽管早已认出轿中之人便是琅玕王司马睿，却丝毫不以为然，脚步不停，仍然自行其乐。他们根本瞧不起这位司马睿，认定后连跟着的许多人，也

不外乎跟班杂役而已。谁知，当他们漫不经心地抬头望去时，却惊呆地立在路旁了。只见第一匹马上之人，长身玉立，威风凛凛，足下一双马靴，腰下一柄战刀，满面肃然，对着众人拱手作揖，他就是出身显赫，威振朝野的武将王敦；第二匹马上之人，相貌清奇，亲切霭然，高冠峨带，衣袖飘飘，满眼睿智，对着众人含笑不语，他就是出身世家大族，名扬大江南北的名流雅士王导。后面数人亦鱼贯而前，皆为当朝名人，或权高位重，或儒雅风流。

纪瞻、顾荣等人呆怔之余，警惧之末，急忙拜于道边，低首屈服。

示威成功。一行人众回到王府后，司马睿十分高兴，格外感激王家兄弟。王导乘机进一步劝说：“自古以来，无论哪一位皇帝，要想坐稳江山，都必须礼遇有名望的老者，熟悉民风习俗，虚己倾心，招贤纳士。何况现在天下丧乱，九州分裂，大业草创，更是急需天下人才。顾荣、纪瞻、贺循等人都是江南望族，人心所望，如果能将他们招来为官，定会安顿人心。”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，降服顾荣等人，进为己用。至此，江南百姓渐渐归顺。

由此，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跟。他继续依靠王敦、王导兄弟出谋划策、鼎力相助，除多方搜罗南迁的士族外，还极力拉拢南方土著士族，引用顾荣、贺循等人为幕僚，共同支持司马睿在江南建立偏安政府。公元 317 年，即愍帝被俘的第二年，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。次年，即皇帝位，是为晋元帝，史称东晋。

东晋政权建立之后，晋元帝为奖赏琅玕王氏的拥戴之功，封王导为丞相，专管朝廷内政；王敦为大将官，总督江、扬、荆、湘、交、广六州军事。尤其是对王导格外宠信，他曾对王导说过：“卿，吾之萧何。”把王导比喻成汉代良相萧何。王导为人谦逊平和，对此赞誉深感不安，他对晋元帝说道：“臣学识疏浅，岂可与萧何相比拟。就是本朝的顾荣、纪瞻、周玕等人，亦皆为江南俊秀，胜臣一筹，陛下如果能对他们善加优待，一定会为国尽力。”

王导不仅广纳贤才、整顿朝纲，同时又以身作则，躬行节俭，大力发展经济，为北伐中原做准备。他认为要想使国家中兴，学校教育是一个首要问题。王导积极主张选择朝中子弟入校学习，使他们懂得如何遵纪守法，端正秩序。只有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，明确君臣地位，国家才能安定，不致混乱。

司马睿初即帝位时，王导和文武官员跪列两旁。想起当年和王导原为朋友，随意落座，倾心交谈的情景，司马睿不禁一时兴起，高声呼叫，令王导上来共坐龙床，百官愕然。王导推辞再三，司马睿仍不罢休，王导无奈，说道：“如果天上的太阳和万物一样落在地上，那么芸芸众生还靠什么来仰照呢？”司马睿听后，悻悻然不再坚持。所以，王导认为整顿学校教育，树立严格的秩序是非常必要的。

王导经过一番努力，不权使东晋王朝趋于稳定，同时也以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征服了民心。东晋王朝刚刚建立时，偏安江南一隅，国弱勢微，许多南迁的士族名士对王导在这一特殊时期，能否担当起兴国大任表示怀疑。其中有一个名叫桓彝的人，也是江北的世家大族，他刚渡过长江，见朝廷微弱，便对另一位大臣周顗说道：“因为中原地区发生变故，战乱频仍，我才渡江南迁，以求生存。怎料到朝廷会寡弱如此，前途渺茫，如果是好？”于是，整天忧郁不乐。

过了几天，桓彝到王导家里，二人经过一番交谈，尤其是王导给他分析局势，恢复了

他北伐中原的信心。桓彝再见周晞时，则心境顿变，说道：“我见过王导，就好像见过管仲一样，没有什么可忧虑了。”

王导不仅解除了桓彝的忧患，同时也鼓励各位大臣恢复重振山河的勇气。

一次，渡江南迁的大臣名士，相邀到新亭宴饮。席间，众人遥望江北，心情郁闷，十分伤感，周晞不觉慨然长叹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异。”意私是说，长江两岸风光依旧，没有任何不同之处，只是国家却被异族所占而已。

众人闻言相对流涕。只有王导愀然变色，说道：“在座各位本当尽力辅佐王室，力图有朝一日克复中原，怎么竟然像楚囚一样对泣，有何益处？”众人听罢，停止哭泣，对王导肃然起敬。

王导尽心辅政，深受晋元帝宠信，朝中大臣也很倾心，宫内几乎所有政事都由王导参与决定。再加上王敦在外督军重镇，这样，东晋军政大权都掌握在王家兄弟手中；致使琅玕王氏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大有功高震主之嫌。所以，当时朝野内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王与马 司马 共天下。”

随着王家兄弟权势的增大，司马氏和王氏之间便渐渐产生了矛盾，并且越来越深。起初，司马睿刚刚在建康即位时，彼此关系还很密切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利用，矛盾并不突出。王导和王敦，一文一武，全力辅佐司马睿稳定局势。王导被封为宰相后，王敦被任命为统帅，督军六州，兼“江州刺史”，镇守武昌。这样，王敦便完全掌握了长江上游地区，声威极盛，对于地处长江下游的都城建康，构成很大威胁。司马睿早已觉察到这一危险的形势，便设法削减王敦的权力，分别派刘隗和戴渊为“镇北大将军”，各拨 1 万人，严加防范。名义上是防范北方各国的南侵，实际上是用来对付王敦，以防不测。

刘隗，字大连，彭城人，也是避乱江南的北方士族子弟。他精通文史，风流儒雅，并且善于揣摩人心，观颜察色，伶牙俐齿，很会讨人欢心。所以深得司马睿宠信，视为心腹。

刘隗是个善于钻营私利的邪恶小人，他嫉恨王家兄弟权力过高，便迎合司马睿，对王导进谗言，使司马睿渐渐疏远了王导。他又进一步劝谏司马睿，诛杀王导，削减王家势力。司马睿一方面忌怕王敦兵变，另一方面王导毕竟是开国功臣，为东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，不忍骤然下手迫害，所以没有接受刘隗的建议。

王导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境况，便忍声吞气，不与刘隗争锋。王敦却不然，他与王导的性格截然不同。王导平和冲淡，王敦强毅残忍。

一次，王导和王敦同到豪富石崇家做客。石崇家有一个规矩，令绝色女子给客人斟酒劝酒，如果客人不将杯中酒饮尽，就把女子拉到门外杀掉。王导本不会饮酒，但为了不伤女子性命，杯满必饮，喝得大醉。王敦却端坐不饮，一连杀了 3 个女子，他仍然面不改色，不肯喝下一杯酒。王导劝他，他却说：“杀他自家人，与我有何关系。”

王敦明白司马睿封刘隗、戴渊做“镇北将军”的真正意图，便积极准备发动兵变。可是如果贸然发兵，进攻都城，是明显的反叛行为，会召致天下人的反对，不能随意妄动。因此，王敦找了一个借口，说是：“刘隗奸邪，危害国家，必须清除他这个君侧之奸，即君王身边的坏蛋！”王敦的这个借口，是从汉初的吴王刘濞学来的，刘濞当初谋反，就是声称要除晁错“以清君侧”。

当时，谢鲲在王敦部下担任长史，他劝王敦要谨慎从事，说：“刘隗固然奸邪，可是

也是城狐社鼠啊！”

所谓“城狐社鼠”，就是藏在城墙里的狐狸，躲在神庙里的老鼠。人们要想捕杀城狐社鼠，都不能不有所顾忌。因为捉城狐，恐怕会毁坏城墙，得罪君王；熏社鼠，恐怕要烧坏神庙，对神不敬。由于这样，狐鼠之辈就仗着皇城和神庙，可以作威作福。《晏子春秋》记载着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话：“社鼠者不可灌，不可熏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可是，王敦并不听从，因为他的本意不在城狐社鼠，而在城墙神庙本身。他早有篡位之心，此次借口诛杀刘隗，实际意在司马睿之位。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年），王敦终于在荆州起兵，大军一路冲杀，很快占据了石头城（属现在的南京，在当时建康的西边），元帝派刘隗迎战，不敌，退居金屯。消息传来，王导十分惊惧，惟恐遭致灭族之灾，便每天从早晨到夜晚率领全族老小，跪在畜台边等待元帝判罪。

一天，周晞进宫，从王导身边走过，王导连呼“周兄相救”周晞当时并未回头，王导便心怀恨意，恨他不顾旧日情谊，见死不救。

晋元帝调兵遣将，仍无法阻挡王敦的攻势，都城建康岌岌可危。元帝本想杀死王导，以图报复。周勳入宫求见上，表劝谏元帝不要妄开杀戒，一是王导不同于王敦，他一贯忠诚，此次叛乱与他无关；另一方面，杀掉王导，更加激怒王敦，大军冲杀过来，江山不保。不如放过王导，让他劝说王敦退兵；外放刘隗，平息此次叛乱。

元帝无奈，只好采纳周晞的意见，与王敦求和。下诏还归王导朝服，官复原职，赦免全族罪过；并召见王敦，加封为前锋大都督。王敦虽没有攻破都城，但也占尽上风，便借机罢休。刘隗失败后，曾从金屯入宫辞别元帝，君臣二人执手相看，洒泪而别。刘隗先逃奔淮阴，被刘遐攻袭，后携带妻子及 200 余名亲信投奔石勒，石勒委任他为从事中郎、太子太傅，至死。

王敦在元帝请和之后，大开杀戒。杀掉了一大批往日与自己相恶的大臣，并保举许多亲信之徒。当讨论如何对待周晞时，王敦问王导：“周晞名振大江南北，应当官任公卿？”王导默不作声。王敦又问：“那么就把他录用为一般官员？”王导仍旧默不作声。王敦最后又问道：“要么就把他杀掉？”王导还是默不作声。于是，王敦便下令将周晞诛杀了。

事后，有一天，王导在整理大臣的奏疏时，突然发现了周晞替自己向元帝求情的那份上表，方知其中真情。王导不禁呆住了，双手执表，痛器流涕；“吾虽不杀伯仁（周晞，字伯仁）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。”意思是说，他虽然没有直接操刀杀周晞，但是，对于周晞的死，他应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后世有句成语“伯仁由我”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
王敦兵变，虽然和平解决，但晋元帝司马睿却因此事担惊受怕，心情郁闷，过了不长时间，就撒手人间了。

2. 王马天下

晋元帝司马睿，字景文，15岁即嗣琅玕王。据史书记载，司马睿隆准龙额，目有精曜，顾眄炜如，为人沉敏有度量，不显灼然之迹。其性情简俭冲素，能够容纳直言，虚己

待物。但是，他恭俭之性充备，威武之气不足。所以，他渡江南迁，依靠王导兄弟建立东晋政权，即帝位后，便处处受其制约，不得尽力施展。司马睿在位 5 年，曾大力发展农业经济，劝民农桑，但收效甚微。最后落得王敦恃权兵变，刘隗洒泪逃奔，自己孤独一人忧愤积胸，郁闷而亡。葬于建平陵。

司马睿死后，其长子司马绍即帝位，是为晋明帝。王导奉遗诏继续辅政。

司马绍即位时，不满 23 岁。他幼而聪哲，深为元帝所宠爱。一次，元帝将他抱置膝盖上，正好有前赵使者自长安来，元帝遂问司马绍：“你说太阳和长安哪个更远？”司马绍不加任何思索便回答道：“长安近。因为从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旁边来。”次日，元帝宴请百官，又以此问司马绍，司马绍则回答：“太阳近。”元帝失色道：“为什么和昨天回答得不一样？”司马绍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举目就能够看见太阳，却看不见长安。”自此元帝更加喜欢他，认为他聪慧敏捷，不同常人。

司马绍性情至孝，有文才武略，钦贤爱客，雅好文辞。同时，又习武艺，善抚将士。为太子时，就与王导、庾亮、温峤、桓彝等大臣关系密切。只有王敦因其神武明略，在朝野上下颇有威望，便对其十分忌恨，欲以不孝之名图谋废掉其太子之位。

一次，大会百官，王敦厉声问温峤：“太子以何德称？”温峤回答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。以礼观之，可称为孝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司马绍性格沉稳，具有远见卓识，并且遵守礼仪规范，可称为孝顺。百官都赞同温峤的评价，王敦无奈，遂放弃了这一念头，但他始终怀恨在心。

太宁元年（323 年），即司马绍即位的第二年，封王导为大司徒，官居要位，一切政事均由他执掌。王敦自上次兵变之后，仍退居武昌，遥制朝政。但他始终野心不死，一直图谋篡位夺权。这次，王导重掌大权，他认为有机可乘，便自武昌移镇姑熟（今安徽当涂），自领扬州牧，再一次起兵谋反。

王导奉元帝遗诏重新执政后，十分感激晋元帝的宠信之恩，现在又深得明帝的倚重和善待。决心不负皇恩。辅佐明帝重振国威。王导一方面，下令继续加强农业生产，发展经济，安顿民心；另一方面，集中力量，准备北伐，收复国土。王导很有雄才胆略，并非平庸之辈。他虽然南适，帮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，偏安江左，但北伐复国却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早在东晋政权建立不久，他就积极支持祖逖进行了第一次北伐。

祖逖，东晋初期官任豫州刺史。在当时东晋偏安政权中，祖逖是一个有志恢复中原的士族官僚。他向晋元帝司马睿请求出兵北伐，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。后经王导多次上疏劝谏，司马睿允许祖逖自己募兵，自行解决军队的装备给养问题。公元 313 年，祖逖率领宗族部曲百家渡江北上，进驻淮阴（今江苏淮阴），一面招募军队，一面制造兵器，募得 2000 余人，然后北进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祖逖所部兵力逐渐壮大起来，控制了豫州各地豪强大族的坞堡壁垒，在豫州百姓的支持下，屡次打败后赵石勒的军队，收复了黄河以南各州郡。正当祖逖在河南屯田储备粮饷、准备渡河北伐之际，晋元帝惟恐祖逖势大难制，对他北伐中原，不但不予以支援，反而派戴渊任六州都督去牵制他。

王导本来对祖逖北伐之举鼎力相助，全力支持，但此时晋元帝宠信刘隗，已逐渐疏远了王导。王导自身难保，祖逖失去了后盾，更是举步维艰。另外，王敦权势益重，积极准备举兵谋反，北伐之事越发无人敢过问。祖逖深感大功难成，忧愤成疾而卒，第一次北伐就此失败。

祖逊死后，王导十分遗憾北伐之举半途而废。这一次，他又在明帝的支持下，运用手中权力任用荆州刺史庾亮、庾翼准备第二次北伐。但是，没能等到出征，便发生了王敦再次谋反之事。王导对王敦不顾国家利益，只为满足自己私欲的行为非常痛恨。为了伸明大义，维护东晋政权，表明自己的心迹。王导毅然决然，大义灭亲，向明帝请命亲自率军前去平定王敦叛乱。

明帝司马绍加封王导大都督、领扬州刺史，集结人马征讨王敦。王导派遣庾亮、郗鉴、温峤分路据守石头城，以阻王敦进攻建康，并征调临川太守、兖州刺史刘遐入京师护卫。

王敦以其兄王含为元帅，与部将钱凤、周抚、邓岳等率 5 万大军进攻建康。元帝亲率六军和王导一起迎战，两军对峙，多次交战，各有胜负。王敦因军旅征战，且久攻建康不下，积劳成疾，卧床休养。王导利用时机，率领宗族子弟身穿孝服为王敦发丧，假传王敦已死。王敦部下闻讯，以为王敦真的死了，群龙无首，立刻丧失了斗志。王导随之发起进攻，一举打败了王敦的军队，杀死了王含、钱凤等将领。消息传出，王敦忧愤至极，真的盛怒而亡。至此，彻底平定了王敦叛乱。

平定了王敦之乱，东晋局势渐渐趋于平稳。晋明帝以王导平叛有功，对其更加倚重。仍复太保、司徒官位，并进加始兴郡公，允其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以示宠信。同时，又诏令朝臣参议政事，改革弊政，以图革新，并准备力量再次北伐，完成中兴大业。正值司马绍信心十足，重振朝纲，想有所作为时，却突然发病。

一切希望和努力顿时化为乌有，天不遂人愿，年轻的晋明帝司马绍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。

3. 一代贤相

晋明帝在位仅仅 3 年，于公元 325 年病逝。死后葬于武平陵。遗诏王导辅政。这时的王导已年过半百，接连送走了两代皇帝，自己也踏入了人生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。

晋明帝死后，太子司马衍即位，年仅 5 岁，是为晋成帝。因成帝年幼，其母庾太后临朝摄政，王导以司徒身份录尚书事，与中羽令庾亮等人共同辅政。由此，在王、庾两大族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的角逐。

庾亮，字元规，是成帝的母亲明穆太后的哥哥，国戚庾琛之子。庾氏亦是当年随晋元帝渡江南迁的北方名门望族之一。庾亮相貌俊美，举止飘逸大方，并且十分善谈，喜欢老庄之道，崇尚韩非子的刑名之学。他性格沉稳，不严自威。晋明帝初为皇太子时，就闻其盛名，辟为西曹掾。后经人引见，明帝见他风度优雅，远过所望，因此十分器重，并聘庾亮的妹妹为皇太子妃，即后来成帝的母亲明穆太后。中兴初年，拜中书郎，领著作，侍讲东宫，后累迁至给事中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等职，权力越来越大。

当初王敦出镇芜湖时，元帝派庾亮到王敦处筹策议事。第一次相见，二人就交谈得十分投机，致使王敦移席靠前。庾亮告辞后，王敦对左右人夸奖道：“庾元规贤于裴颢远矣！”即庾亮比裴颢更贤明，裴颢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风流人士，以才华胜人著称，于是，王敦留庾亮在军中任中领军。后来，王敦图谋反叛时，表面上对庾亮很尊崇，内心却十分忌惮。庾亮觉察后，恐怕牵累自己，便借口有病辞官而去。不久，王敦兵变，庾亮奉命代替王导为中书监，加左卫将军，和众将一起征讨王敦部将钱凤等。因功，封永昌县开国公，固让不受，转护军将军。

明帝病重，内心焦躁，不想见人，下令群臣不得入内。时抚军将军、南顿王司马宗，右卫将军虞胤等，平日深受明帝宠信，见帝病重，便与西阳王司马羨图谋废帝自立。庾亮感觉情势危机，便不顾一切，闯入卧室内，只见明帝气息奄奄，不觉泪流满面，叙述了司马羨等人不轨之意，说道：“规共辅政，社稷安否，将在今日。”即国家兴亡的关键就在今天，让明帝速立遗诏确定辅政大臣。

庾亮语辞恳切，明帝颇有感悟。于是，引庾亮同升御座，下诏庾亮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，并加亮给事中，徙中书令，太后临朝，一切政事全由庾亮决断。由此，王导权力日减，大权尽落庾氏手中。

王导辅政，素以宽缓平和而得众臣之心，而庾亮执政，则任法裁物，严刑苛刻，颇失人心。明帝遗诏曾褒进大臣，而征西大将军陶侃、祖约都不在其中。陶侃、祖约认为是庾亮将他们的名字从遗诏中删除，所以疑恨在心，并有怨言。庾亮恐怕二人重权在握，如果图谋叛乱，就会无法控制，便派温峤督军江州，以防不虞之变而为声援，并修建石头城以做防备。

南顿王司马宗再次图谋，欲废除成帝自立。庾亮诛杀司马宗，并废司马宗之兄西阳王司马羨。司马宗为皇室近戚，司马羨为国族元老，明帝在世时，对二人格外宠信。因此，朝野上下都认为庾亮诛废二人，是为了剪除异己，削弱宗室力量，以图独霸政权。

当时，有个琅玕人，名叫卞咸，是司马宗的死党，和司马宗一起被诛杀。卞咸的哥哥卞阐逃奔历阳太守苏峻，苏峻将其收留。庾亮派人下书让苏峻交还卞阐，苏峻不肯，并将其藏匿起来。

苏峻，字子高，少年时为有名书生，18岁举孝廉。后遇永嘉丧乱，弃文从武，泛海南渡。因讨伐王敦有功，进封冠军将军，历阳太守，加散骑常侍，掌江外军事，威高权重。苏峻平素就对庾亮专权十分不满，收留了大量逃亡之徒，专用威刑。庾亮担心苏峻在外兵强难制，一旦谋反，鞭长莫及。为了稳住苏峻，便征其为大司农，调入京师，以便控制。苏峻十分清楚庾亮的用意，恐其害己，不肯受诏。

当时，有个朝中大臣讽喻苏峻不敢进朝为官，苏峻反驳道：“庾亮怀疑我图谋造反，我入朝为官岂可活命？我宁肯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”于是，联合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反叛，一路逼进京师。

起初，温峤得知苏峻不肯受诏入京为官，便产生疑虑，恐其不利于朝廷，请求庾亮让自己回师京城护卫成帝。而庾亮怀疑镇守西部边境的征西大将军陶侃也会乘机叛乱，就急报温峤书信：“吾忧西陲过于历阳，足下勿越雷池一步也。”

历阳，即历阳郡，在今安徽省和县一带，当时苏峻的驻军所在地。雷池，即雷水，源出湖北省黄梅县界，流经安徽省宿松县至望江县而汇积成池，所以叫做雷池，雷池更向东流而入长江。温峤驻军江州，即今江西全省和湖北省武昌一带，均属江州。如果离开江州回京城建康，必须越过雷水。所以，庾亮叫他“勿越雷池一步”，实际意思就是叫他不要回京，一步也别动。即庾亮嘱咐温峤：“我担心西部边境，万一出事，要比历阳的苏峻更加麻烦，所以您一定要坐镇原防，按兵不动，千万不可跨越雷水，哪怕是一步也不行啊。”

同时，王导也奉庾太后的诏令，集结三吴义兵，即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、吴国（今江苏苏州）、义兴（今江苏宜兴）的官吏自募士兵，进京护卫朝廷。但是，庾亮担心王导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便不准义军进护京师。由于庾亮的阻拦，京师兵力匮乏，力量薄弱，无可据守。

苏峻部将韩晃率军人寇宣城（今安徽宣州市），庾亮派军抵抗，大败。苏峻乘胜进逼建康，庾亮亲自率领六军迎战苏峻于建阳门外。尚未排好阵势，苏峻大军便冲杀过来，庾亮一败涂地。庾亮带着三个弟弟庾怿、庾条、庾翼，乘坐小船慌忙西逃，苏峻部将乱军追赶。庾亮左右有人拉箭射敌，慌乱之中却射中自己船上舵工。致使庾亮大惊失色，十分狼狈。

庾亮弃城逃走之前，无颜面见王导，只好对待中钟雅说道：“这里的后事就委托您了。”钟雅长叹一口气说道：“现在栋梁折断，房屋倾颓，是谁的责任啊！”庾亮面红而惭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复再言，只望您能保护幼主平安。”钟雅无奈，只好和王导一起护拥成帝于太极殿上，可怜幼主司马衍，小小年纪却遭此大劫。文武百官不知去向，只剩下老臣王导率领钟雅、褚翼、荀崧数人围护在身边。

苏峻攻入大殿，士兵挥动戈矛冲向帝座，威逼左右侍从离开成帝，王导大声怒骂：“冠军将军苏峻尚未觐见皇帝，尔等小人竟敢肆意侵逼？”遂以身护卫成帝。王导素以勋德辅政，待人和露平易，且善于因事成就。现在虽已年过半百，手无寸铁处此危境，但威势依旧慑人，苏峻以前对王导颇有好感，此时见王导挺身而出，面无惧色，仍不失往日宰臣之风度，便下令士兵下殿，不再过分威胁。

苏峻带兵下殿，却突入皇太后内宫，逼辱太后，剥裸左右侍女为戏。一时间，乱军四处抢掠，并驱役群臣四处奔窜，百姓号泣，震响整个京师。太后被辱，惊愤而死。

皇太后庾氏，性情仁惠，姿仪端庄大方，容貌清逸秀美。元帝初时闻之，聘为太子妃，以德见重内庭。明帝即位，封为皇后；成帝即位，尊其为明穆太后。时群臣上表疏：“天子年幼，恳请太后应该像汉代和熹皇后一样临朝听政。”太后再三辞让，不得已才受命摄政，却将大权交与兄长庾亮。万没料到，一切皆因庾亮恃傲专权，连累自己惨遭杀身之

祸。

苏峻攻进都城，逼死太后，又下令士兵放火烧毁皇宫大殿，挟持成帝移驾石头城。庾亮当初为防备陶侃而修筑的石头城，却成了苏峻的坚固堡垒，也算是做茧自缚。可怜成帝哀泣上车，王导等人护拥步行。京都倾覆，主上蒙尘，灭顶之灾，全由庾亮妒忌疑人而成。

庾亮逃奔温峤处，拥立陶侃为盟主，讨伐苏峻，恢复帝位。陶侃驻镇浔阳，平日怨恨庾亮，这次庾亮又弃帝而逃，众人都认为他会诛杀庾亮而谢天下。不料，陶侃素有大将风度，以国事为重，只对庾亮说道：“君侯以前修筑石头城用来防备老子，为何现在反过来求我？”庾亮听后更为惭愧。

陶侃、温峤纠集兵力，攻破石头城，诛杀苏峻，平定了叛乱。迎成帝重返建康。

王导随成帝回宫，因护驾有功，改司徒为丞相，使持节、侍中、领扬州刺史，封始兴公，重掌辅政大权。此时，建康城中大部分宫殿已成灰烬，众人建议迁都，意见不一。温峤想要迁都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，三吴豪族主张迁都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……，众说纷纭，各出己欲。王导分析局势，从实际出发，对群臣说道：“孙仲谋和刘玄德都认为建康是帝王之宅，并且古代圣明的君主不应该因为宫殿不够华丽，些微受损就迁移都城。如果努力发展农业生产，节约用度，就会不必担心一时的凋敝；如果不事农桑，乐土也会变成废墟。况且北方游寇时时窥伺我们，趁我们混乱之机，发起攻击，我们应该以静镇之，安定民心。”从此，群臣不再提迁都之事。

平定苏峻后，王导继续以丞相辅政，庾亮则出镇武昌。二人之间权力之争仍未停息。庾亮虽然出镇在外，但因为是皇帝的亲舅舅，所以，许多人趋赴、巴结于他，尽管曾弃城逃奔，颇有微议，势力仍旧很强大。对此，王导很不服。一天，与人外出游历，遇西风刮起一阵尘土，王导举起扇子连连遮挡，慢慢说道：“元规尘污人。”

王导执政善于因势利导，虽然无日用之益，而岁计有余。苏峻叛乱之后，朝廷因连年用兵，国库空竭，仓库中只剩有数千区帩布。卖出去又不值钱，不卖又无法补贴国用。王导左思右想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让群臣每人做一件帩布单衣穿上，于是全国官吏百姓竞相仿效，帩布的价格骤然上涨，一端（古代布匹尺寸，2丈为一端）高达一金。

王导为国朝元老，成帝年幼，每次见到王导都行拜手礼，以示尊重，给王导下诏书时，手诏则军“惶恐言”，中书则写“敬问”。成帝每次到王导府邸，见到王导的妻子曹氏也行拜见之礼。侍中孔恒暗中上表成帝不宜行拜见之礼，王导得知后，说道：“还是我王导软弱无能，如果我像下望之、刁玄亮、戴若思那样跋扈无忌，孔恒怎敢言语！”

王导为人十分圆滑练达，所以几经周折，仍能保住丞相高位。庾亮因王导势重，多次图谋欲废其丞相之职。平定苏峻逆反，庾亮出镇武昌，政事全由王导操纵，庾亮再次欲举兵废导，有人密告王导早做防备。王导内心惊惧，表面却不以为然，平心静气地说道：“我与元规同辅朝政，休戚相关，悠悠之谈，绝非元规之意。如果真如君言，不必元规费

事，吾自辞官，告老还乡，毫无怨恨。”庾亮听后，略感惭愧，谗间之言不再流传。王、庾之争告一段落，转为平缓，东晋政权亦渐趋稳定。

王导简素寡欲，辅相三世，家里仓无储谷，衣无锦缎绫罗。王导性情冲淡平和，却不喜随意玩笑。据传，王导的妻子曹氏，嫉妒成性。王导派人修筑别馆安置美妾，不敢与曹氏居住一起。不料被曹氏得知，将要前往别馆寻事。王导怕美妾受辱，遽令下人驾车，因恐怕赶不到曹氏前头，便用手里的尘柄击牛快走。

第二天上朝，司徒蔡谟听说此事后，便对王导开玩笑说道：“今日朝廷将赐您贵物。”王导不知他在开玩笑，更谦让一番，内心却很得意，不料蔡谟接着说：“听说主上并不赏你其他东西，只有一辆短辕犊车，一把长柄尘尾。”王导方知蔡谟戏弄于他，大怒不已。

生逢乱世，并且整天都在权力角逐中度日的王导，于咸康五年（339年）病逝，年64岁，谥文献。成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朝堂举哀3日，可谓善始善终。

王导有6个儿子，当初渡江南迁时，王导曾请郭璞替他卜筮，卦成，郭璞说道：“大吉大利。淮水断绝，王氏家族才能灭亡。”果如其然，王导的6个儿子除了老二早亡之外，其他都高居官职，为东晋政权建功立业，使王氏家族兴旺发达，始终为一大望族。

王导自西晋建兴三年（315年），随琅玕王渡江南迁，到东晋咸康五年（339年）病逝，前后共24年。在这24年中，王导帮助晋元帝建立了东晋王朝，辅佐明帝、成帝两朝君主；经历了王敦、苏峻两次叛乱；并与庾亮等皇亲国戚争权夺利，竟日角逐；同时，又施以国政，极为发展农业生产，安顿民心。可谓竭尽全力，惨淡经营，为在风雨飘摇中的东晋政权得以偏安江左，苟延一时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乱世宰臣，功不可没！

第二章

口蜜腹剑——李林甫

李林甫善于玩弄两面手法，凡陷害别人，从“不露辞色”，表面上对人友善，而暗中进行中伤，被人称为“口有蜜，腹有剑”。他尤其妒贤嫉能，对有才能，有声望，或被玄宗所赏识的人，他都千方百计地对他们排挤、压抑。先后排挤了卢绚、严挺之、李廷之、齐瀚等人。为了防止边帅入朝与他竞争、以巩固自己的权位，李林甫说服玄宗起用少数民族将领（他们大多不识汉字，自然不能入朝为相）驻边统军，结果安禄山之流被委以重兵驻守边疆，遗患于天宝末年。

为了蒙蔽玄宗的耳目视听，以便行奸，李林甫采取各种手段来杜绝言路。他召集谏官们，恐吓说：“明主在上，群臣顺从都来不及，还谏什么？你们不见仪仗马么？终日无声，食用上等的草料；一叫，即被罢黜。后来想不叫，还行吗？”为了杀一儆百，他罢黜了坚持上书议事的大臣；并派人将上书揭露李林甫罪状的咸阳太守赵奉璋逮捕杖杀。自此，朝廷上的人都容身自保，不敢向上直言。

天宝后期，李林甫的根基已深，就更加为所欲为。他网罗罗希奭、吉温等奸佞酷吏，屡兴冤狱，诛逐异己。凡与他不和或不顺从他的人，他都蓄意打击、陷害。先后制造“兵部案”、“韦坚安”、“慎矜案”等大案。其中仅韦坚一案，就株连朝野数百家，不少人被枉杀。

1. 欲取先予

李林甫小字哥奴，是唐宗室长平肃王李教良的曾孙。父亲李思诲为杨府参军，因性恬淡早已致仕。哥奴从小就笑眼粉面，很可爱，又是独生子，很爱娇宠，成了李家的无冕皇帝。因此哥奴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优越感，不愿受寒窗之苦，常与京都的纨绔子弟们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。父亲怕他将来不能克绍箕裘，非常担忧，就请了一个年高、庄重的馆师，来教诲、督责他。

可是哥奴很乖张，完全不把老馆师放在眼里。一天老馆师教训他说：“人无才，犹如帛无锦、玉无华。才从学中来，你正是少年，必须努力学习，刻苦自励呀。”

老馆师刚说完，哥奴就道：“听说古时候司马相如和曹子建都很有才，可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！我不用在此坐冷板凳，将来一定比他们有名气！”说完就扬长走了。

老馆师被气得瞠目结舌，看着哥奴头也不回地走出学馆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竖子不可教也，竖子不可教也……”卷起行李不辞而别了。

哥奴离开学馆，就去婢女们中间，眉飞色舞地吹诩气走老馆师之能。

婢女们都不说话，只一个叫鸚鵡的婢女道：“少爷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哪里还用苦读书？”鸚鵡也窃笑哥奴不学无才，但她故意讨好少主。

哥奴虽只是中上人才，可是他自己却觉得是无与伦比的翩翩美少年。一天，他问婢女们：“听说古代的潘安、宋玉长得好，我能比他们吗？”

知潘安、宋玉的婢女皆掩口笑，独鸚鵡道：“少爷是天潢贵胄，美如子都，潘安、宋玉哪能与少爷相比。”鸚鵡姓陈，是则天皇帝的宠人上官婉儿的外孙女。上官婉儿是唐代的女才子，被则天皇帝封为昭容。鸚鵡自幼钦佩这个姨祖母之才，不学女红，专攻诗书，也学得诗赋、文章样样精通，可惜偏她命薄，小小年纪，就因受上官婉儿的牵连，被配给李府为奴。鸚鵡聪慧，性略狡黠。配给李府为奴后，常想：像我这样的人，若不甘心终身为奴，出路在哪里呢？得出的结论是：出路只有两条。一、得主子的欢喜，开恩放自己出府；二、主子喜爱，收为妻妾。她看出哥奴在李府的地位，把出路寄托在他身上，因此察颜观色，处处逢迎他。

因鸚鵡色美，善迎合人意，又能说会道，哥奴果然很喜欢鸚鵡，稟明姜氏，把她讨为随侍婢女。

哥奴有鸚鵡为侍婢，并不满足；见有比鸚鵡美的婢女，又生觊觎之心。

哥奴有两个舅父。大舅姜割、二舅姜晦，都在朝为官。大舅姜割因助明皇击败政敌韦后和太平公主有功，甚得明皇宠爱。一是因为缺子，二是因为哥奴乖巧，姜割甚喜欢他，常把他接到姜家去小住。

姜割的二女儿叫倩雅，大哥奴两岁，对哥奴很亲善。倩雅有个侍婢叫凤儿，生得美如西施，又很灵慧，倩雅非常喜爱，让她随侍左右，形影不离。

鸚鵡虽美，不如凤儿。哥奴见了凤儿，垂涎三尺。

一天哥奴对倩雅道：“二姐姐，哥奴求你一件事……”

倩雅道：“表弟有话请讲。”